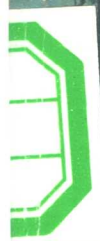


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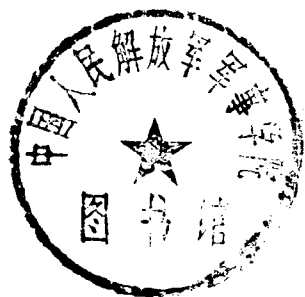
辰汾 夢齡





残 夜

辰 汾 梦 龄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反映伪满时期东北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我国国难当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这部以伪满洲国为历史背景的作品，通过主人公林双喜、韩冬花的爱情纠葛和他们两家由世代的生死之交，到发生离异和裂痕的形象描绘，生动地展现了我国由于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造成农村经济崩溃、农民日益赤贫化的社会历史画面；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进攻中国的炮声，震醒了有热血的中国人。林双喜和韩冬花在民族危亡时，首先从自身的悲苦中解脱出来，擦干了眼泪，毅然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救国行列里。

小说的情节曲折有致、生动引人。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扎实。双喜和冬花心地纯清，热爱生活，忠于爱情，富于反抗精神；林德才老汉勤劳、俭朴，忠于友谊，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美；而冬花娘则具有较为复杂的个性。她是一个劳动妇女，却不堪忍受贫困而攀高结贵，不惜将女儿推入火坑；但血和泪的教训终于使他向敌人进行了愤怒的抗争，并在她被汉奸女婿杀死前向女儿发出绝命的忏悔，凄然感人。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精练、质朴，富有表现力，是一部艺术质量比较好的作品。

残 夜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9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1}{4}$

1982年4月北京第1版

1982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16,000

书号 10010·3282

定价 0.95 元

乡村的生活，仿佛没有什么喧闹和激动，就如同平静的海兰江流水一样，从上游跑下来，又九曲八弯奔泻下去，年复一年，就是这样……

现在，春天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东满。在冰天雪地里站立了一冬的蒿草，在春风中来回扭动着腰肢。林中的小溪，淌着涓涓的“沿流水”，顺着崎岖蜿蜒的沟沟汊汊，向海兰江流着。江两岸的大地，脱下了一冬的银装，袒露着黑黝黝的胸膛。村里积雪的小道，流淌着污水，路面湿漉漉的，泥泞不堪。家家户户门前堆放的雪堆，曾几何时，如同一座座冰山雪谷，在路旁延展着，如今一场开江的风暴过后，在太阳的照射下迅速融化，只剩下一堆堆残迹。

村外，路旁毛茸茸的丛草里，拱出几瓣绿色的嫩芽，接着路边的婆婆丁^①、金盏子花也钻出了地皮儿，海兰江两岸柳树枝条的尖上，长出了白绒绒的“毛毛狗”，长白山二道岭的朝阳面上，金达莱的花苞已经鼓得圆棒棒的了。这些变化人们并不觉得，似乎都在沉默中进行着，然而春天确实到来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最活跃的是雀儿们，从天一放亮，它们就嘁嘁啾啾叫个不停，飞来飞去，翱翔嬉戏，村里村外，江边的柳树丛

① 蒲公英。

中，山中的大林子里，到处都会听到雀儿们的歌唱，它们大概是在赞美春天吧！山鸡野雀也不时停落下来，找寻着可以充饥的遗落果实，吃饱了又飞到别处，呱呱地叫着，这时的叫声，大概是在寻求着同伴和配偶。

和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生机勃勃，万物都在生发着。不久，地皮上就铺展起一块块，一团团新绿。从春分以来，天气一直是晴的，大地苏醒得很快。但是，往历年，春天来的可不容易。说是“打春阳气转”，可有时下起粘乎乎的雪，沥沥拉拉，多少天不响晴，一面下，一面化，弄的道路很泥泞，到处是雪水，泥水。风休雪住了，该放晴了吧，可又来一阵北风，雪水又结成了冰。村路上，柴草垛上，茅草的屋顶上，到处明光一片。经过这样乍暖乍寒，一直到清明，天气才好转起来。

今年的清明节快到了，在这之前，天气一直是亮瓦晴天，庄稼人盼望天晴气朗的春天，那心情是又一样的。

晚上，杂木屯的林德才老汉，抽完了一锅子烟，坐在炕沿上，想了一阵子举家过日子一些操心费神的事，眉宇间挂着一片忧愁。他今年才五十刚过，可是紫红的面庞上，却已布满了蜘蛛网似的皱纹，额头上那几条又深又长，仿佛刀刻的一般。人们说，自从他老伴死后，他的心事更重了，一年年见老了。他把长长的烟袋，放在炕头一个椴木做的烟盒子旁边，扑打一下手上的烟末，吁了一口气，站起身来，从顺山墙吊起的那条搁板上，拿起一叠黄表纸，向正在外面劈柴的二儿子叫了声：

“双喜！”

双喜抡着大斧，光顾劈柴，没听见。

“我说双喜！”林德才声音里带点怒气，“我叫你没听见

呀！”

这时，住在东屋的双喜嫂子，从门扇里探出半个身子，冲着正在干活的双喜说：

“爹叫你呢！”

“哎！”

“你进来！”

“哎！”

双喜知道他爹的脾气，好发火，赶紧放下手中的大斧，把脚下堆得横七竖八的劈柴归拢一下，闷声不响地走进了屋。他用麻秆到灶膛夹块火炭，鼓起嘴巴用力吹了几下，燃起了火苗，然后点起了一块松明子，屋子里立刻亮了。

这是三间土坯的小草房，双喜和他爹住在西屋，他嫂子带着两个小侄住在东屋，中间是厨房。

林德才老汉站在西屋门口，迎着面问他：

“明天是什么日子？”

“清明节了！”

“我寻思你忘了这码事呢！”

双喜望着他爹手中捧着一叠黄表纸，赶忙接过去放在厨房的地当央，回首进屋从小木箱里翻腾出一个用柅木做的纸镊子，又找来捶靛靛草的一把木榔头，虔诚地跪在地上，开始往纸上打印钱。因为他爹站在身后背着手在盯着他，尽管他干得很带劲儿，可心里不知为什么，还是有点慌。

“你净手了吗？”

双喜抬头瞅了一下他爹。他爹的声音是严厉的，但脸色并不难看，不是真动气的那种表情，他立起身子，双手下意识

的往裤子上磨擦了两下。

“洗洗，水不花钱！”

双喜的嫂子，迅速地绰起水瓢，往一个瓦盆里舀了半盆水，递给了他。

这时，三岁的二宝宝从炕上爬起来，好奇地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听着爷爷的数落，看着叔叔的动作，也翻身下了地，摇晃着身子走到水盆边，把两只小手伸到里面豁弄了几下，然后又把湿淋淋的手在自己的布衫上蹭了蹭，走到叔叔跟前抢他手里的榔头，用刚学会冒话的口音说：

“我干……”

德才老汉看着小孙子天真可爱的动作，心里感到一阵欣慰，他张开手抱起了二宝宝，深深地在他圆圆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说：

“我小孙子就是懂事，爷爷要有那么一天，不愁没上坟烧纸的了！”然后，又指着那些黄表纸说：“这些都是给你奶奶的！她等着钱花哪！”说到这，他抬起头，对着跳动的松明灯火细眯起眼睛，慨叹着：“咳咳，人就是这样！”

双喜嫂子听着公公的话，沉思着，走到德才老汉面前，接过了二宝宝，坐到炕沿上，给二宝宝吃起嘎嘞来。

砰！砰！砰！双喜用木榔头敲击着纸镊子，黄表纸上，留下了一行行和铜钱一般大小凹进去的印痕，一会儿就打了多半张。

德才老汉回到屋里，又从炕上绰起烟袋，从烟筐箩里捏上一捏烟末拧到烟锅里，到灶膛里对着火炭把烟袋点着，坐在门槛子上，慢悠悠地抽了起来，眼睛看着双喜的动作，尽管松明

的灯火昏暗，但他从“呼哧，呼哧”的声音中，也能辨明双喜干的是否严肃认真。

“你干活时心里别想旁的，好生的干，象个样儿，别象糊弄鬼似的！”林德才对他的儿子做什么活都要求得很严，就是达到他说的那个标准也不算满足，比如说捆柴禾，勒子一定要“霸王别姬”那个式子的，如果偷懒图快少了一个劲儿，若被发现，那至少也得挨一鞭子。老汉对人就是这么严，特别是双喜办的事，好象从没满意过。

双喜抿抿嘴，眉宇间流露出一种受到难为、不舒畅的情绪，但他不吱声。

林德才年青时不这样，话很少，现在老了，心也常不顺，话也多起来了，有时唠叨起来没完，极平常的一句话，可以反复几次。“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或许人到老的时候，都要变成这样吧。

“爹，你要累了，就先躺下歇着吧！”双喜的嫂子说，“明朝还有活！”

林德才老汉好象没有听见儿媳妇的话，对着双喜，也是对着林氏家族他的这个支系在场的大小小说：

“你爷爷奶奶留下了我……我呢，娶了你娘，咳！我和你娘为了啥，一年四季撅着屁股，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为的是你们，是传宗接代！”

双喜嫂子把孩子往怀里搂了搂，恭恭敬敬地答应着：

“是，爹！”

双喜这时用眼睛撩了他爹一眼，又埋下头打黄表纸。

“咳，人就是这样，一辈接一辈……不管是穷是富，哪家不

是这样！”

双喜住下了手，用疑惑的大眼睛，瞅着他爹，说：“怎么都是这样？”接着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就说我们和我舅舅家，能一样吗？还是有钱的好活啊！”

一家人在困苦中煎熬着。双喜的话是有道理的，他爹听了又抽起烟袋，也不吱声了。

双喜的嫂子，把脸往孩子头上贴一贴，一时又想起了出外下煤窑的男人，一去三年，人没回来一趟，钱也没捎回几个，家里又缺少人手，在这静静的春夜里，勾起了她心里许多愁闷。她心里说：“这穷日子过的太遭罪了！”

打完了预备上坟的黄表纸，双喜打了个呵欠，上炕脱下衣服就要睡下了。

林德才坐在炕沿上，弓着腰，手里摆弄着烟袋，垂着头，问双喜：

“牛吃饱了吗？”

“嗯，吃饱了。”

“水喝好了吗？”

“喝好了。”

“你看两个螭腰都鼓鼓溜溜的了没？”

“吃饱了，喝足了，螭腰也鼓溜了！”

“哑巴牲口，不能糊弄它，”林德才老汉说，“牛是咱们庄稼人的命根子啊！”

“嗯！”

双喜躺在热乎乎的炕上，听着他爹说话，嘴里哼哼哈哈地答应着，但后来，怎么也挑不开眼皮了。

表面上林德才对他的小儿子双喜事事要求很严，朝天每日绷着老脸，可心里最爱他，疼他，希望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庄稼汉。他老了，老天还能再保佑他活五十多岁吗？那是不能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什么事还不是一晃，他想人生一世也是一晃，说抬不动腿，也就算完了。可林家的香火，不能断呵，要靠下辈人来接啊！这样，子孙一代接一代，就是出不了王侯宰相，守着田园种庄土也好，四时八节，也有人上坟添土啊……他的先人，是弹着鱼皮鼓，一边走，一边唱，从山东家青州府过来的。那时候他老丈人家还没上来呢。他爹带着他们一家，在杂木屯盖起了房，在村南开起了一块地，爷几个煞着腰，不上几年，要吃有吃，要穿有穿，门前盖起了高高的大苞米楼子，从村外进来，老远就能看见。

这样的日子，又过上几年，杂木屯遇上了春瘟，牲口踢蹬了^①，他爹也病了一场，那光景怎么挣巴，也不如以前了。后来，他爹秋天上山捡蘑菇，无意间碰上了一苗大山参，嘿！这下子可好了，换回了一大把钢洋，老爷子二话没说，当机立断，添上了一些钱，跑到集上买了两头乳牛^②……现在院里卧着的秃角乳牛，就是一代一代繁殖衍延下来的，不过也过口了。

“我说，你们那个事……”林德才老汉的心里，一时涌起一大堆家务事，修理犁杖、准备绳套、牲口加膘，以及最大的一块心事：关于双喜的娶亲。

这门亲事，还是双喜七岁那年林德才给订的，姑娘就是本

① 糟踏了。

② 母牛。

屯韩守义的丫头，叫冬花。前几年，韩守义得了病，早下世了。冬花的娘呢，依然固守着旧的家风，按着丈夫生前既定的事情办，没有二话。就说对冬花的婚事吧，尽管林家越来越穷，日子过的一年比一年累，可冬花娘一再说：“为人处事不能吃亏，但也要讲良心！”

一过新正，韩家透过话来，要林家娶亲，虽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林家的日子过得太困难了，这就愁死了林德才，一年年税捐加重，粮谷又不值钱，田里又收成不好……冬天，小孙子就整天依偎在炕头上，小手拨弄着火盆，没有棉衣穿，冻的象条红虫似的，好歹着熬过来了，可连换季的衣服还没有着落呢。林德才和双喜身上穿的这件棉袄，已经好几冬了，前后心，袖口早已开了花，象被狗掏了似的。一家老小，就过着这样的穷日子，哪里有钱办喜事啊。

他想问问双喜，最近又听到韩家有什么动静没有，他知道韩家的一点小事，冬花都会偷偷告诉双喜的。从心里说，他看不上这种做法，可这又确是一条消息来源。他不愿意直呼韩家丫头的小名，和双喜唠嗑时，他只要一说：“我说，你那个事……”意思是说，冬花和她娘最近又说啥来的，“非要催咱们今年办不可吗？”他叹了口气问。

半天没有回声，林德才欠起身子，走到双喜跟前，猫下腰，往他脸上一看，人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睡实了。林德才暗暗骂了一句：“他妈的，这个人呐……”随后，自己也上炕躺下了。

往常日，林德才老汉干一天活，劳累极了，有的时候顾不得抽一袋烟，就顺着桌腿儿躺下了，不久，呼呼的鼾声响了起来。他的小孙子，在东屋就会叫：“爷爷睡着了！”这样的呼噜

声，彻夜响着，一直到第二天鸡叫二遍了才停止。那个睡觉的劲头，好象外面唱京腔大戏也吵不醒他似的。庄稼人弓着腰，在地里滚爬一天，累得乏乏的，一到晚上，什么精神也没有了。可是今晚上，不知是因为双喜给他娘打黄表纸上坟，想起与自己同甘共苦的老伴，还是因为家务事太繁琐牵累，比如双喜面临娶亲的大事……总之，他翻来覆去睡不实了。

在长夜里，容易勾起人们许多的心事。他坐了起来，顺手摸起了烟袋，拧上了一锅子烟点上，巴唧巴唧地抽了起来。

四周十分寂静，庭院里秃角老牛“咕噜、咕噜”的“倒嚼”^①声，一阵接着一阵。他听着那有节奏的声音，象听着什么美妙的音乐，心里很慰帖。都说这乳牛老了，可是，你听那“倒嚼”声，多均匀，有劲。

抽完了烟，觉头更没了，他披上一件衣服，到院落里兜了一圈，一出门，一股冷风向他扑来，春寒料峭，夜色浓浓；仓房门紧锁着，又看看新劈的柴禾，堆放得也很整齐；到了牛棚，乳牛正卧在地上休息，他上前蹲在牛身旁，把一只手放在牲口的脊背上，轻轻的顺着毛摩挲了几下，又拍拍它的脖颈，半天才回到了屋里躺下。

他在屋外兜了这一圈，头脑经过冷风一吹，好象清楚了许多。现在，他把一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理出一个头绪来了，双喜的婚事，是头排要办的大事，不能再拖延了，可是哪来的钱呢？……办事情要钱呐！

正在这时，双喜翻了个身，嘴里嘟嘟哝哝说了几句梦话，

① 牛反刍。

说的是什么，德才老汉没听出个数。他向熟睡的双喜看了一眼，喃喃地自语着：

“做梦了？”他叹了一口气说，“过日子可不同做梦啊！”

林德才翻来覆去，直到鸡打头遍鸣，他才迷迷糊糊打起盹来。

鸡叫二遍的时候，他照例起来了，并叫醒了双喜！

“快娶媳妇的人了，成家立业了，象你这样过光景能行吗！”

双喜根本不了解他爹一宿的心思，揉揉眼，赶忙从被窝里爬出来，穿好衣服下炕，开始一天的劳动。

双喜走出房门，望望天，月亮躲在了大块的云层后面，亮晶晶的星星眨动着，群山和村庄，仍在朦朦胧胧之中……

干旱，象阴云一样笼罩着东满，给庄稼人的心，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

开春以来一滴雨也没下，从清明那天开始，腾腾的黄风就无昼无夜地刮，现在，谷雨已经过两天了，风还没有住下。

路边的榆树芽包，已经鼓得麦粒大了，如今也被风吹干了。往年海兰江边上的大片柳茅茅，早已花开一片白了，今年到现在才青魑魑的。干旱拖住了春天的步履，拖住了农时……人们焦躁地盼望着一场春雨的降临。

好多庄稼人，紧锁着眉头，停下了大田里的活，说，再等两天。可是布谷鸟不答应，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声声啼唤：“布谷！布谷……”招呼着人们开犁播种……

在尘沙漫卷的田野里，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在蠕动着，风声时时送来对牲口的吆喝声。

“哒大！咧咧……”林德才老汉佝偻着身子，伸长了脖子，使劲蹬着后腿，用手吃力地推着犁把，顶着风沙，犁开龟裂的土地，缓缓向前行进着。老牛瞪圆了铜铃般的大眼，两个鼻孔象烧开了的茶壶，喘吁吁的，喷着一股股热气。在牲口的右边，双喜在帮套，他宽阔丰润的肩膀，被一股套绳勒得凹进一块，用尽全身气力拉着犁杖，吭哧吭哧向前……

三呀三月里，
时交是清明啊，
桃杏树开花，
柳条儿发青……

一阵黄沙过后，远处传来阵阵歌声，嬉笑声，那是一群姑娘在挖野菜，有小毛、小翠、还有双喜的未婚妻冬花。

他扬起脸，顺着歌声飞来的地方望了望，只听歌声很响，却没见到人。他又埋下头，用力拉着犁。黄沙阵阵，时刮时停，天空总是黄腾腾的。双喜心想，她们真会找时机，眼下正是挖“小根蒜”和“婆婆丁”的好时候。在过去，这个行列里是有他的，如今可不行了，尽管那种生活还强烈地吸引着他。现在他的心里就象长了草，套绳渐渐松了，不时扬起脸，向远处望着，只见到山边的树棵子抖动，可搜寻了半天，连冬花的影子也没搭着。

“双喜！”他爹用手拉了一下他肩上的套绳，皱着干涩的眼睛厌烦地瞥了他一下。双喜方才的一切行止，林德才全看在眼里，用谴责的口吻说，“小子，你的心要用在活计上！”他对儿子这一点是不满意的，干什么对没过门的媳妇一见面就那样……太没深沉！

双喜听他爹一叫，知道思想溜了号，赶忙把头埋下，用袖子在额头上抹了抹沁出的汗水，用力地拉紧了绳套。干硬的土地上留下他一双双，一对对深深的脚窝窝。

隔地不远，屯邻朝鲜族阿爸依^①南永泰，和他的儿子南东

^① 朝语：老大爷。

奎也在种地。这两家人，非亲非故，可是作为屯邻，他们的感情是很深的。南永泰望着林家父子拼命干活的情景。心里不大好受，便放下手里的镐头，挥着手，招呼着林德才：

“林冬赛①！”

“噢！”

“歇会儿吧！你们爷俩干起活来就不要命啦！”

“哈哈！”林德才粗声大嗓地冲着南阿爸依说：“时令不等人啊！”

“嘿！嘿！”德才老汉同南阿爸依搭话中，犁把不觉松了下来，双喜感到格外吃力，但又不敢停下。

“住一会儿吧！”林德才老汉把犁把住下，对双喜说，“喘喘气儿！”

“甯！”

犁杖在地垅中间住下了，老乳牛四肢象个槌子扎在地上，一动不动，而身子就象荡秋千似的，前后一个劲地绷着喘着粗气，土地又干又硬，牛也太老了……

“德才冬赛，劲儿得匀乎着用啊！”南永泰说。

林德才老汉把手伸在腰间，抚摸了几下腰眼，半天才伸直了腰身，慢慢扬起下颏，深深地吸了口气，抹掉嘴角上的尘沙。他眯细起眼睛向远方看着，仿佛要透过弥漫的尘沙，看看更远的村庄、土地上，是否也同这里一样……普天下总是有苦也有乐的地方吧？！林德才的脑子里，突然涌现出一些他认为稀奇古怪的事情，半天，他把眼光收回。他认为庄稼人想那些事有

① 朝语：弟弟。

什么用。他从屁股后扯出一个羊皮的烟口袋，装上一锅烟，然后又把烟口袋递给了南永泰：“尝尝我这个烟！”

“好，抽一袋！”南永泰说。

两个老头子，蹲在地垅中间，一个往烟锅里按着烟，一个用块破纸，颤抖抖地卷着。林德才掏出火镰火石，捏上一点火绒，背着风，打着了火，把烟点燃了。

“咱们就着大风抽吧！”林德才冷笑一声，“嘿嘿！”

南永泰拿过林德才手中磨得锃亮的火镰，看了一下，说：

“石头和铁这两种玩艺真是好东西，一碰就起火！”

“是啊！”

一杆烟袋，一支纸卷，一先一后，冒出了烟。

双喜不会抽烟，正要席地而坐，一抬头，看见地头上站着

的南东奎正向他摆手，他信步走了去。

“来，玩一把！”南东奎是个乐天派的人，他今年二十二岁了，正好比双喜大两岁。在屯中，他们是比较要好的伙伴。

双喜瞅了一眼南东奎在地上划好的游戏——“五道”，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

“我不想玩！”

“嗨，干什么咳声叹气的！”南东奎说，“来来来，玩一把！”

南东奎手里捏着五颗石子，双喜手里拿着五根草棍，两个人席地而坐，下起“五道”来。

“好，你抢先占了中心，要吃我这个子儿！”南东奎当头堵住了双喜的去路，“走吧！”

南东奎虽然比双喜大两岁，但在农活上，玩耍上，还都不及双喜机灵，鬼道。平常在下“五道”这种游戏中，十有八回南